

北國的春天

執 事 寧

華北農民生活素描之一

一

我們北方人真像不會再有春天，恰如

我們不會再有自由一樣。天氣已到舊曆三月，這該是暮春時節，我們閉眼一想那『雜花生樹，羣鴛亂飛』的江南；玄武湖邊該有幾多王孫公子，龍華塔下該有若干裙屐連翩，真好似一個不可企及的夢境。我們這兒雪花還在飛着，爐火也沒有停止，樹上不見嫩黃的枝條，艸上顯不出迷人的新綠，日歷儘管一天天扯下，天氣却不見有何改易，雖說是春寒，我也總有點疑心是『天道反常』了。

周作人先生說得好，北平無所謂春天，只好說他是冬天的尾或夏日的頭。蓋北方氣候極無一定，今天已經暖得可以衣袂，但

你得預防明天下雪！綏遠一帶有一個歌謠，

頗能道出此種變化無常的現象：『早穿棉，

午穿紗，抱了火爐，啃西瓜！』你看，我們現在

就還沒有撤去爐子，也許有的人還在穿皮

袄——其實呢，即在炎夏，塞外的人（尤其是婦人）也常常上身穿了粗白布褂子，而

下面則是腫腫的棉褲。因此，假如你要想踏

青以及皮噉尼噉什麼的，在這裏只好打消

興致；就讓忽然這一天天氣晴了，你也莫喜

歡，在晴天的午後或次日，一定要刮一場不

可開交的風，有人說：『春風風人，』我真要

向他提抗議，因我們一遇春風，除了睜不開

眼睛和嘴裏裝滿了砂礫以外，只好坐在屋

子裏聽那『虎虎』和像『殺豬也似叫』的

噪音而已。

在北平，

隨着天氣的溫暖，街上騰起不

堪忍受的烟塵，除去清晨以外，天安門前的

列道樹以及紫丁香什麼的，老是蒙着一層

黃澄澄的土色。打太極拳的先生們的確活

躍多了，他們脫下穿了一冬的皮袍，渾身『

短打』，在中山公園前門繞那『龍爪槐樹』

旋圈子，不知道的人非以為他在犯神經病

不可。太廟後身那些提籠架鳥的悠閒者更

其悠閒了，消滅了冬日嘯出白霧的緊張勁

兒，而嘴邊掛上一枝『大粉包』，陪伴他們

的是高古的灰色皇城，穿着過時衣服的年

青女郎在不得已的狀況下弔嗓子。（伶人

練習嗓音，曰弔嗓子，必於清晨擇空曠地方

行之，先農壇，各城門外的護城畔皆此輩薈

萃之區。）

但這有什麼意思？看不見綠的樹，不花

二十枚門票也看不見潺潺的流水，天空是

鉛色的，地皮是灰色的，積了一冬的垃圾和

穢水都隨着『陽氣』而上升，漸漸裏開始

讓你呃逆了，不易調攝的溫度開始讓你鬧

長期的傷風了，唉，這就是『都市的春』徐

志摩先生在你所知道的康橋一文中，有几句話說得頂有意思：

「住慣城市的人不易知道季候的變遷，看見葉子掉知道是秋，看見葉子綠知道是春；天冷了裝爐子，天熱了拆爐子；脫下棉袍，換上夾袍，脫下夾袍，換上單袍，不過如此罷了。天上星斗的消息，地下泥土裏的消息，空中風吹的消息，都不關我們的事。忙著哪，這樣那樣事情多著，誰耐煩管星斗的移轉，花草的消長，風雲的變幻？同時我們抱怨我們的生活，苦痛，煩悶，拘束，煩燥，誰肯承認人是快樂，誰不多少問咀咒人生？」

我回憶我在北平過了幾年，簡直連葉落是秋，葉綠是春，好像也不會領略過，大率還先是冷氣和熱氣直接刺激到皮膚，因而感到季節的變化成分居多。可是，這話也太過些，不是一到春天就有賣菜人推了車子賣「稱斤菠菜」嗎？你看那碧油油顏色，也怪可愛，但你若一想這不過由城外入辛辛苦苦種好，再推到城裏來賣時，你會更不自在！此鄉村果然是綠色的，坐火車出西直門

或彰儀門西便門都可以看見廣大的菜園，嬌黃的菜花，拉了水車走個不停的瘦驢，嗅這鄉村的綠色，只裝點了都市的街頭，飽滿了肉食者的腸胃。作為風景欣賞，固亦極端 Poetic，作為民生問題來研究，您却只感到比冬天更大的陰鬱了！

雖則如此說，鄉村的一切到底是比較健全的，我想這種質樸有力的生活一旦不破壞，則中國的命脈還算一天沒斷絕。我生長鄉村二十年，近來度了四五年都市生涯，到如今又回到鄉村的懷抱，使我感到無上的親切與依戀，若環境允許我，則我永遠與這些老農老圃作伴，也未嘗不是幸福的事。這倒也不是實行什麼到民間去的口號，只不過覺得這個生活還醇真有味罷了。我願在此，說說農人到底怎樣渡他們的春天，假使你正在憧憬着「林肯賽飛」的汽車以及西便門外跑馬場之類，則我奉勸您還是不讀我的文字為佳！

二

上過小學的都知道自然教科書裏講春天插秧，這於北方的孩子們真是說夢一般渺茫。黃河以北的人們，有幾個看見過稻秧？什麼「秧針出水，排列成行」的話，當我在小學時讀了只把他當唱歌般唱過而已。這足見中國教科書與實際生活相去之遠，不知要到什麼時候我們自己才編出一種適合北方孩子讀的自然教科書來，叫他們先把每天遇見的事物明白了之後再推到不會看見過的東西；我想，那些以牟利為目的的大書局是不會想到這一層的，編課程標準的人更不會顧慮及此，可是，而今這種改課本的工作却被殷汝耕作了！我覺得這種在文化工作上南北不能相顧的現象，真是國家統一的致命傷！

南人食米，北人食麵，故麥子成了北方極重要的農產品。山東、河南、河北均是產麥極豐的區域。普通麵粉，均自小麥磨出。小麥，

我們北方通稱他爲秋麥，因爲要在秋天播種，隔了一冬，翌年夏天才成熟的原故。秋天米穀收穫已畢，只要有沾足的秋雨，家家都要忙着種麥。冷寞的秋之原野中，點綴着許多牛馬犁鋤，農人們把種子深深撒在成壟的土中，就可以盼望第二年豐足的收穫了。

莊稼人的春天，要從正月初一算起，初一以後給「長工」們一頓酒肉吃，名叫「犒勞」，吃了犒勞，就可等候通知上工，有的在正月二十日以後便上工，有的也許延至二月初，全看地裏「活計」的忙否。趁着地還沒有「反漿」（水汗土氣也）就得把糞送好，一種笨重的大車，套上兩三頭騾子或牛馬（用馬的較少，騾爲北方農戶最重要牲畜）「大把使」搖起鞭子，把積存一冬的肥料（人糞、畜糞、草灰之類）陸續送到每塊地的邊上。清明節前後，麥苗已竟高三四寸，迎着東風在太陽光下搖擺，楊樹和柳樹都長了綠褐色的花穗，這時北地剛有一點春意。女孩子們也許把柳條折下，作成簪珥般的

飾物，插在鬢髮上，唱着——

「清明不戴柳，

死了變黃狗！」

先不用說「紙灰化做白蝴蝶，淚血染成紅杜鵑」那些綺麗的詩句，我們只看這些無邪的鄉下女兒的春裝，就已心中不勝感觸了。給祖宗燒過了紙錢，地裏分外忙起來，起先是把堆好的肥料再攤開，約每十步遠近放置一小堆，所以這時地面上好像堆起無數墳墓。至遲在穀雨以前就要下種。穀雨這兩個字也和芒種驚蟄一樣，用得真是妙不可言。因你一見了這個滿含詩意的字面，一定會浮起「滑滑新泥耕春雨」的印象來。北方的田，大都是「間作」的，間作者，即麥田與秋禾相間種植，前後成熟之意。譬如兩壟麥中間，也許夾種一壟高粱，或玉蜀黍和穀什麼的，其式如下：



這種種法，無非使作物間歇成長，土地可以終年不閒。但必須在種麥之先，預算好某地種某種作物，因爲留下空壟的寬窄大小，是很有關係的。穀類可以密些，高粱和玉蜀黍就非寬鬆點不可，因牠每棵占的面積很大也。種時，先用犁犁起一條溝，深度約在一尺左右，這種犁，我們故鄉都管他叫「岔子」，是一個等腰三角形的鐵刃，裝在兩旁有扶手的木架上，騾或馬在前面曳引，人在後面扶持，如果牲畜不馴順，還得有一個人，在前面牽了纜繩，那扶犁的很要一點手段，因爲要將這條溝弄得又正又直，深度又適宜，是很不容易的啊！犁後面跟隨了播種人，這播種更是一種極難的技巧，第一，他得有一把子力氣，能夠整日的在臂彎上提一隻盛十幾斤種子的柳條筐，第二，他得有把握把種子撒得一樣勻整，不要過多，也不可太少——太多了，苗長不起來；太少了，收穫要吃虧。所以播種人大約都是「積數十年經驗」的老農，苗兒出來以後，大家一定

有一番批評，『你看××撒的種多漂亮，多勻淨！』播種者聽了這話，真好像吃了一劑清涼散。一個著名的播種人，常常二三十里以內的人都聞名的。

種已播好，後面就跟着一種小型的碌磙來碾軋，往往用驢子拖着，走起來吱吱嘍嘍響個不停；碌磙前面，有個成九十度角的木板，恰好可以將土掩上，隨後再一軋，就成功了。

但是，我却忘記了施肥了，請你不要忙，等我再補說一下吧！那些肥料不是已竟分送到田裏了嗎，就在撒種之後軋好以前，有人用簸箕將糞盛起，輕輕撒在種子上面，這也要注意勻整。尤其是每堆肥料相距都有一定，你得設法叫這一堆剛撒完，就接上那一堆才行。但這却比撒種容易多了，故多半由青年農夫担任。肥料的分量也不是一致的，要看種類而定。最好的自然是人糞，其次是畜糞與沙土的混合物。還有那豆餅麻餅和榨取花生油以後的渣滓，都是上好肥料，

這種東西，大約用量最微。我們鄉下，因為睡在土坑上，土坑總是二三年就得拆易，這種坑土亦極佳肥料之一，蓋因燒火時烟氣凝結於上，與草灰有同等効力之故。近來則有『卜內門公司』的肥田粉，到處都貼了廣告，幾乎與『仁丹』並駕齊驅，鄉下人用的也很多。我想這種漏卮，一定也不在少數。鄉下人只知道將牛羊猪狗各種骨頭廉價出售，却不知道這就是肥田粉的主要原料呢！

種子已經下了，最好是老天多給一場雨，那麼出得一定頂『齊』。各色各樣的作物在幼年時代的狀態都差不多，沒有幾年在田中的經驗，很難辨清玉蜀黍和高粱的幼苗，或者穀和黍的幼苗。古人譏評不辨菽麥爲人中之蠶，殊不知若由幼苗辨別菽麥實在也是頂大的學問與經驗。嫩苗出好了，那種蓬蓬勃勃的氣象，真惹人喜歡。等到長成二三寸上下，就要薅（「玄拔也」）苗了；何謂薅？苗除去不健全與過密的幼苗，以便作物成長也。這種工作，是頂累的，因為苗既幼小，勢

必至蹲踞地上始能工作。年齡稍長的人，受不住這整天匍匐而行的罪，因此薅苗都由幼年小工來做。各種作物苗的留法極不一定，有的要排成三角形，有的就排成行列式，若一個小孩能薅苗薅得頂好，他將來定會成爲頂有希望的農夫。

第一次薅苗過去，有的還有二次三次；玉蜀黍就常常如此。但也有根本不須薅除的，如『稗子』（北方旱田所種之稻）芝蔴是還有許多作物，根本不能與麥田間作，那就得在種秋麥時預留空地，通稱白地，最普通的就是『花生』『瓜』『棉花』『甘藷』（俗稱白薯）『馬鈴薯』（莖外最多，土人稱『山藥蛋』）各種花生是頂費工的東西，種植之前，須先雇人剝去皮殼，選取最大最實的種子，種了之後，又得頃刻不離人看守，因為烏鴉往往將已埋入土中的花生米銜走，故必時時加以驅逐。我幼年時也曾做過這種工作，搨了一枝火藥槍，躺在一望無際的田野上，不管有沒有烏鴉，也許一高興就放一槍玩玩，或者丟

下花生不管，却跑到河岸上打野鴨子去，那也不是什麼希罕事！大約花生宜種在沙壤，而甘藷則適於山地。甘藷那東西更討厭，只要天一下雨，苗秧下面就要生根，故天氣一晴，立刻得用木桿把他挑起從這一叢搭到那一叢去，來一個大翻身，如果一偷懶，勢必致長許多小塊根，而不能成大塊頭的地下莖了。種棉花的手續比花生甘藷尤繁，我簡直有些說不來；河北省保定以南大名以西北是著名產棉區，天津報紙上所常說的「西河花」就指這一帶所產的棉花。因為棉產極豐，故高陽蠶縣等區有許多小規模的內地紡織工場，每年產額甚大，行銷華北各埠，也頗為洋貨之敵。冀東各縣只有平谷縣是產棉區，西河花大都是美棉，產量多而纖維不堅實，「平谷花」則係中國種子，俗稱「小子兒棉花」。這種棉花價格較高，但纖維確極堅韌，故在北平等地很受歡迎。近來日方在平東大量收買棉花，甚至破爛棉絮也肯出大價，並在通縣設立棉業試驗場，教當地

農民以種植之法，我想這恐怕除去輕工業的需要以外，還有其他目的吧？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軫距阡陌，子母相拘帶。」兒童未解供耕織，也傍桑陰學種瓜。」種瓜真成了隱士生涯，不免為人艷羨。其實種瓜也並不是什麼舒服事，從暮春下種起，摘尖，拿蔓，定棵……不知要費多少事，到麥熟以後，才有瓜可賣。北地的瓜，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西瓜，一類是「香瓜」，香瓜亦稱甜瓜，形小味甘，不若西瓜之多汁，種子極小，不能炒了吃。種瓜是頂費心的，也如種花生一樣，因為這東西是生吃的，所以時時遭受損失，種瓜人必得在瓜田一隅，建一臨時住室，從瓜的成熟期起，至瓜實已盡止，無論晝夜，都得棲止其中，俗稱這種小房子曰「瓜舖」。瓜舖的環境頂有意思，四面都是綠森森的禾稼，有時叫哥哥金鐘兒之類徹夜鳴個不停，夏天臥在那用木板搭成的床舖上，受微風的吹拂，看夕陽冉冉落下，聽買瓜人爭論價格，都是頂有詩意的事。我

幼年時頂懂喜隨了祖父到瓜舖上去，就因為不特可以儘量吃各種瓜，而且還有人給捉叫哥哥玩。可惜目下鄉間土匪猖獗，常常拿瓜舖當綁票勒贖的大本營，於是只得裹足。在往日偷瓜本來算不了什麼，我鄉有一句俗諺說：

「偷瓜不算賊」

得勿巧捕也着捺頓捕打也

可見鄉人對此種罪犯之觀念。但現在也與以先大不相同了，偷瓜人甚至拿了盒子砲，駕着騾車，公然到田裏摘取，滿載而去，這簡直成了搶瓜，民生多艱，於此也可窺其一二了！

鄉下人日子過得真不容易，春天東挪西借的弄了點種子，還得仗老天施恩，否則從三月就早起，一直到五月，那兒只見幾棵枯黃的麥苗在田裏掙扎，至於穀類，恐怕早已嗚呼哀哉了！有人說「春雨貴如油」，這也並不誇大。北方的河流大都水勢湍急，舟楫之利都很少，灌溉是鄉下人夢也夢不到

的。雖則像察哈爾和綏遠一些地方有時得到洋河與黃河的溝渠之利，但究竟是一小部分。鄉下人只曉得『指佛吃飯，賴佛穿衣』。於是除聽命運的宰割以外，真是一籌莫展。所以我說農民除了肉體的疲憊以外，還要加上精神的擔負，這是多麼苛酷的待遇啊！

三

生活過於呆滯了，農民也有他們的消遣與享樂。正月是頂閒散的時候，就有各式各樣的賭博，和各種賽會：——高蹺會（即秧歌）小車會，大頭和尚度柳翠，驢兒會，龍燈會。跑旱船，少林拳……樣子多得，不過賽會要每家攤錢，近日人們自顧不暇，那有這種閒心，所以也就很凋零了。春種已過，又到了各市鎮廟會的日子，這自然就是社戲，不過社的形式早已不存，而完全變成活人享樂的機會。你如讀過魯迅先生的社戲，就可以知道農民們怎樣着了迷一般的去看戲。在南方，聽戲多是坐了船去，在北方則代之

以車。社戲的時期大約是一個鎮市一樣，設法不使他雷同，譬如A鎮三月二十二日是藥王廟會，B鎮四月十五就是天齊廟會，這樣不特愛看戲的農民可以輪流往觀，一處不放空過，就是趕廟會的小商人也可以由此到彼，逐他的蠅頭微利了。

社戲日子到了，工人們要放一天工，且要吃一頓較講究的飯，有的還給些零用錢，謂之『逛廟錢』。逛廟就是看戲。鄉下人到城鎮，其目的不在聽或看戲，要緊的就是『逛』。逛即遊玩之意，因他們所需的並不像生活在大都市的人們一樣，看慣了車馬水龍電燈霓虹管，又想到什麼西山八大處頤和園之類地方去吸新鮮空氣，他們過田野生活過膩了，需要熱鬧一下，所以你如到了鄉間的廟會，你將駭怪那麼人山人海，騷雜，這種『野台子』玩意，如何能聽？殊不知鄉人所注意者初不在作派唱工，而是某個攤頭賣的洋布頂好看，某個飯棚子餡餅頂好吃，於是在自己飽了老饕之後，必得要

給自己的『山妻』買回一些過了時的首飾，大紅大綠的花布，若有小孩子呢，隨了父親去逛廟是不成問題的，即使不然，也要給他們買點心愛的物事回去。至於戲呢，前些年風行秦腔，保定一帶，還有崑弋班子（但這東西根本太貴族，故目下已日趨沒落，除一般雅人韻士，殆已無人能夠欣賞了。）近年因皮簧的極度發展，也漸漸流入鄉村，而最近則奉天一帶的『落力玄子』（俗名蹦蹦兒）鄉間極為盛行。（即白玉霜一派所唱之戲）此種靡靡之音，誨淫誨盜，實無教育上的價值，只以詞句鄙俚，做戲的人又處處迎合觀眾的低級趣味，於是遂大大風行起來。考此種戲的起源，大約原是一種民歌，亦如鳳陽花鼓之類，故其聲調反覆如一，並無變化，而內容也多涉男女狎蝶之辭。早年我們鄉下都很看不起這東西，普通稱皮簧或秦腔為『大戲』，即隱然以此為『小戲』也，唱不起大戲，才湊合一臺（鄉人稱演戲一次曰一臺，因須樂臺而演也）。蹦蹦兒近日則通都大邑也羣

趨如鶩，北平專以演這種戲爲業的三慶園，門票售至三四角，而且場場滿座，則白玉霜在上海大紅特紅，豈非無因乎？明之亡國，上下競於淫邪，若明武宗等，都常在宮中自己扮戲，以致人心日趨頹靡，而五代後唐莊宗更爲伶官所弑，清之西太后，只知聽戲作樂，這全是亡國之君所特有的現象；古人所謂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實際上這話乃倒因爲果的說法，我以爲只因出了妖孽國家才會滅亡，若此刻民間的落子戲，以及大都市的探戈，卡爾斯登，豈不就是妖孽嗎？

此外還有一種通行於冀東一帶的民間娛樂就是『灤州影戲』但他的演期，多

半在夏日夜間，春天則很少。其演法，係於夜

間張燈，刻紙爲傀儡，由提線人舞弄之，另外有人演唱說白，幾與戲同，特多演長篇說部，故更能吸引觀衆；顧頌剛先生在文學三卷一期曾有過很詳細的考證，可參看，怨我在這兒不多嘴了。（今春熊佛西先生在定縣農村試演取消舞台的眞正農民劇，成績極好，這種辦法，大有提倡必要，不知一般民衆教育家，亦曾注意否？）

美妙的春天一過，日子漸漸拖長了，太陽漸漸可怕了，放翁詩云：『起蠶初放食，新麥早磨鎌，』原來匆忙的麥秋又來了！故我的敘述也就停止。

文化建設第二卷七期劉世仁先生的

『華北經濟之現狀及其危機』一文說，華北農產（廿三年度）小麥佔全國總產額百分之二十六，棉花佔全國總產額百分之十四，二強，大麥及雜糧佔全國總產額百分之十四，豆類佔全國總產額百分之二十，胡麻佔全國總產額百分之四十四，花生佔全國總產額百分之四十三，我們看了這龐大的數字，再想想這九千萬忍苦負重的農民，徜徉在西山或龍華道上的貴介公子們，你們忍心將這些寶藏昏昏惜惜地斷送了麼？

四月十七日狂風中寫完

『塞上散記』戡誤

仲雲先生：塞上散記第六頁第一欄所印之『小麥』實係『莧』音油麥之誤。莧字不見經傳，士人寫法如此耳。蓋卽植物學所稱的『燕麥』（Oat）也。因字形與莧近，故誤。小麥卽磨麵粉所用的原料，與此迥然兩種。此本無關宏旨，爲傳信計，故向台端陳之。北地仍寒，狂風如吼，大無生趣，南中聞見，敢請時時見教爲盼。此祝撰祺！

弟 熱寧頓首四月十日